

《去年的树》课堂实录（精简版）

原著：新美南吉

教者：干国祥

时间：2015 年 11 月 16 日

班级：杭州市天地实验小学四年级

教材：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第 11 课

描述：王欢

课堂描述：

经典

杭州天地小学报告厅，“千课万人”活动现场。屏幕上打着今天的上课内容——《去年的树》。

“看过电影《小王子》吗？读过《小王子》的书吗？”干老师问。

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告诉老师，自己不仅看过电影，也读过书。干老师夸奖说太了不起了，又问：“你觉得你读懂了吗？”一个声音自豪地喊到——我读懂了。干老师笑了，问：“还值得再读吗？”再次响起肯定的回答——值得。

干老师说：“我每隔几年就要重读一遍《小王子》。为什么呢？随着我生命的成长，每读一遍总会有新的感悟。有一部电影叫《魔戒》，我每隔几年总要再看一遍……什么是经典呢？经典就是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东西。”

前见

孩子们不久前由自己的语文老师带着学过《去年的树》，所以干老师就从了解学生原有的理解开始：“你认为《去年的树》想告诉我们什么？”

“我认为《去年的树》是要告诉我们对朋友要有深厚的友情。”这个男生想了想，又补充：“做人要说到做到。”

干老师把话筒交给了一个女同学：“朋友之间要信守诺言。”老师根据这个回答告诉学生，发言时要注意不能重复说别人说过的话，“说到做到”就是“信守诺言”的意思。

“我认为这篇课文告诉我们要珍惜友情。”第三个还是重复了。

“珍惜友情是第一个（关键词），第二个（关键词）是信守诺言。”干老师

再次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梳理。

“我认为这篇课文告诉我们要爱护大自然，不能砍伐树木。”前面的小个子男生说道。干老师若有所思地问道：“（对这种说法）有没有不同的意见？”

后面发言的学生基本上还是用不同的语言重复这几个意思，干老师又重申课堂发言不重复的规则，他还告诉学生“我有不同意见”是随时可以的。在干老师这样的引导下，一个男生说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：“保护大自然，应该是不要乱砍乱伐，砍一些树还是可以的，只是不要砍非常多的树。”

干老师小结说：“大家的回答，让我觉得确实有必要重新读一下《去年的树》，它真的是想告诉我们这些吗？让我们把过去读到的成见暂时放在一边，重新带着一颗朴素的心，走进《去年的树》。”

悬念

大屏幕上出示了课文的开头部分：

一棵树和一只鸟儿是好朋友。

鸟儿站在树枝上，天天给树唱歌。

树呢，天天听着鸟儿唱。

干老师请了一位女同学给大家读一下课文。干老师问道：“小鸟和大树是怎样成为好朋友的？”

一个男生说道：“小鸟给树唱歌，树在听小鸟唱歌，这样它们的友情就逐渐增厚。”

“怎么逐渐增厚？”干老师追问。

“小鸟每天唱，树每天听。”

其他同学补充说，这个词语在语文里是“天天”。

“它们从一开始就是好朋友吗？”干老师问。

学生异口同声地说不是，干老师提醒光说“不是”还不行，要说明理由。

一个男孩子说出了自己的理解：“我认为一开始它们并不是好朋友，因为鸟儿不仅给树唱歌，它们之间还有玩耍的时候，它们有一些快乐的时光，共享与分享。”干老师认为他回答了这个问题，但是后面的解释有点连不上。

这时，一个男生强烈地表示出要说话的愿望，干老师马上把话筒递给了他。这个男生说道：“我觉得它们一开始不是好朋友，它们后来成为好朋友，是因为小鸟给大树唱歌，大树给小鸟筑巢的地方，它们相互需要，所以它们就成了好朋友。”

“这位同学补充了一个课文中没有的情况，他们原来是互相需要，你拿出一百块钱来，我给你一个大蛋糕？”干老师追问。

课堂上出现了小声的议论：筑了巢吗？是相互交换吗？

驯养

干老师问道：“我们回想一下，《小王子》中，狐狸和小王子是怎样成为好朋友的？”学生的回答非常一致——驯养。

大屏幕上出现了《小王子》节选，师生开始分角色朗读，老师扮狐狸，学生扮小王子。

小王子：你好！

狐狸：你好！

小王子：你是谁？你非常漂亮。

狐狸：我是一只狐狸。

小王子：来和我一起玩吧，我现在很伤心。

狐狸：我不能和你一起玩，我还没有被你驯养。

小王子：“驯养”是什么意思？

狐狸：这是一个总是被遗忘的事情。它表示建立关系。

小王子：建立关系？

狐狸：不错，对我而言，你只是一个小男孩——和千万个别的小男孩没有什么不同；对你来说，我也和其它千万只狐狸没有什么两样。可是，要是你驯养了我，我们将会彼此需要——你对我而言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——我对你而言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了。

老师扮演的狐狸深情款款，学生扮演的小王子天真呆萌。

读毕，干老师又问：“小鸟和大树是怎么成为好朋友的？”

学生不约而同地说：驯养。

幻灯片上将“驯养”两个字，叠加到《去年的树》开头部分，这意味着小鸟和大树成为朋友，同样有一个漫长的“驯养”过程。

“小鸟天天给大树唱歌，大树呢？”老师问。

“天天听着鸟儿唱。”学生说。

“是给小鸟筑巢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是什么？是什么？”干老师一连问了两次，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，意见大致分成两类，一是听鸟儿唱歌，二是彼此需要。

干老师继续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：“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，我们要解决它。为什么我们同学觉得小鸟唱歌，大树什么也没做，很没用啊！是不是？赞成大树没用的举手？”干老师举起自己的手，但是学生并没有人举手，他们想反对，但表达不出理由。干老师把话筒转向了身边的一个男生，这个男孩说：“我认为大树没有用处，是因为小鸟给大树唱歌，大树只能听小鸟唱歌，别的什么事也做不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就出现了反对的声音，“我认为孙成浩说得不对。小鸟给大树唱歌，大树有权利拒绝听小鸟唱歌，不过大树没有拒绝。”

干老师打趣道：“原来大树允许我在这里唱歌，所以我们才成为朋友的。”

学生的思维被打开了：“我认为黄建光说得也不对，小鸟给大树唱歌，大树听了歌之后非常开心，所以小鸟也非常开心。”

“这话非常有意思，大树非常开心，小鸟也非常开心。那么，你觉得小鸟对大树贡献多，还是大树对小鸟贡献多呢？”

当干老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，学生们众口一词，都认为小鸟和大树的贡献一样多。

“怎么个一样多呢？”干老师追问。

学生反应热烈，叽叽喳喳的讨论声响了起来，但基本上都在说小鸟对大树的贡献，看样子小鸟的贡献学生们都很清楚了，那么大树贡献了什么呢？为什么一样多呢？孩子们还有点模糊，干老师看到这样的情况，重新把孩子的注意力又拉回到这个问题上，“小鸟给大树唱歌我们已经知道了，现在要问为什么一样多，谁愿意来说说看？”

一个男生说：“小鸟给大树唱歌，大树也很开心，大树听的时候也很快乐，它们的贡献应该是一样多的。小鸟会觉得大树快乐，它也很快乐。”

另一个男生争到发言机会：“我认为贡献一样多的原因是，小鸟给大树唱歌，大树听了它唱歌很满足，小鸟感到大树很满足，自己也很满足了。”

这时候，干老师把《伯牙绝弦》这篇文言文也作为互文引入到这节课中。

知音

学生齐读《伯牙绝弦》，干老师对学生的朗读十分满意，说这是一篇六年级的文言文，能够通顺流畅地读下来十分了不起。干老师引导说：“伯牙是个弹琴高手，弹琴举世闻名，当然了不起。钟子期就会说巍巍乎泰山，洋洋乎流水，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”学生们被干老师夸张的语调和动作给逗笑了，当老师的问题一抛出来，好多只手同时举了起来。

“因为钟子期知道伯牙心里在想什么。”

“因为我觉得伯牙在鼓琴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麼，钟子期就会马上知道。”

干老师追问：“那么，钟子期到底贡献了什么？你们觉得怎么能够证明他的价值与意义呢？”

学生仍然回答：“我认为，钟子期知道伯牙心里在想什么。”

于是干老师调整了自己的问法：“我现在给大家假设一下，假如钟子期死了，没有了，伯牙又谱了一首新的曲子，他演奏这个曲子，整个世界怎么说——好，高，大师！”学生们听后都会心地笑了出来。

“这个大师会怎么想？”

一个声音说道：“没有人理解。”

“对啊，他是在对牛弹琴。你要知道，你上的课，你写的文章有人赏识，那多么幸福与快活啊，那是你‘演奏’的价值与意义。假如你的‘演奏’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听得懂，你的‘演奏’还有什么意义？”

一个男生轻声地说：“没有任何意义。”

“对，没有任何意义。”干老师再次强调一遍，“我还弹琴干吗？我弹琴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功名。功名又为了什么？需要的是知音，知道音乐的人。当世界再无知音的时候，我当然可以继续弹，但是弹的意义与价值已经不存在了。”

此刻的会场安静极了。

“那么，小鸟和大树，谁的贡献多？朋友之间难道是你比我贡献多，我比你贡献多，这样讨论的吗？”孩子们齐声说不。

干老师对“大树和小鸟谁贡献大（伯牙和子期谁贡献大）”这个问题作了小结：“所以，你们上当了，这个问题是个傻问题（陷阱）。朋友之间不能你给我多少，我给了你多少来计算。以后等你结婚了，有了丈夫或妻子了，你不要用我做得比你多，你做得比我少这样来计算。得相互驯养，彼此深深地眷恋，不能这样斤斤计较去计算的。”

到此为止，《小王子》和《伯牙绝弦》这两组互文材料拓宽了学生的阅读背景，打开了学生重新理解课文的大门，但是这两个互文在这个课堂上的价值还远不止此呢。

告别

干老师深情地读起后面一节文章：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寒冷的冬天就要来到了。鸟儿必须离开树，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

男生读小鸟的部分：

鸟儿对树说：“再见了，大树！明年春天我就回来，还唱歌给你听。”

女生读大树的部分：

树说：“好的，明年春天你一定要回来，还唱歌给我听。”

师生之间合作得很好，课文读好之后，课堂上安静极了。可是，干老师的反应有一点奇怪，他一连说了两次“什么”，还让一个学生放下举起的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
干老师缓步走到一位同学面前，面向全班问道：“其他同学知道他在说什么吗？”大家都说不知道。干老师故意卖了个关子，才向满腹狐疑的学生们说出谜底：“同学们，我是不允许课堂上有掌声的，可是，你们读书太不认真了，我要向他致敬。为什么？他说，老师你错了。确实错了，错在哪里？”这时，学生们才纷纷反应过来，原来课件上树和小鸟说话的位置被调换了。课文中的顺序是大树对小鸟先说再见的。

虽然孩子们已经学过这篇课文了，但是这个设计实在微妙，一时竟都上了当。

“为什么是树先对鸟儿说，而不是鸟儿对树说？”干老师缓慢而清晰地问道。看来这个问题真的需要学生思考一番，孩子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弱了下来，过了一会儿才有几只小手举了起来。

“是鸟儿给树唱歌，是鸟儿要走了，而不是树要走了。”一个学生回答。

“鸟儿要走，为什么要树说呢？”干老师继续追问。

这个男同学想了想，继续说下去：“因为树请求鸟儿明年再给它唱歌。如果打反了的话，树都没有提明年鸟儿回来是不是要给它唱歌，鸟儿就回答了，所以这就不合理了。”

为了进入“情景”，干老师再次深情地读起课文，但原文与理解已经打成了一片：

寒冷的冬天就要来到了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，鸟儿必须离开树，鸟儿必须说我得走了。可是，鸟儿为什么没说我要走了？

再次读文还是有效果的，干老师的朗读深深感染了学生，一个孩子缓缓地说：“鸟儿必须要走了，要不然它会被冻死的。”

“你回答的是它为什么不走，我问的是它为什么不说。”干老师诘难说。

“假如冬天它不会被冻死的话，它还会继续留下来陪树的，因为他们之间已经产生了深厚的友情。”

这个学生的思考有点对路了，干老师随即问道：“你能不能进一步说，它为什么不说？”这个男孩子没有答出来。

这时另一个男孩高高地举起了手：“因为它怕树伤心，它们之间已经产生友谊了。”

“小鸟怕树伤心，它本该离开了，可是它不肯说。再陪你一天吧，再多留一天吧，我的大树！可是，大树也舍不得它离开，为什么先说呢？”干老师点拨着。

“因为大树它怕小鸟走了之后就再也不回来给它唱歌听了，它就会特别惦记。”这个回答引来了反对的声音。

“因为树为小鸟好，就算小鸟继续留在这里，树也不会让小鸟给它唱歌。如果树不说的话，小鸟就会在这里冻死，所以树这样说是为小鸟好。”一个学生回答。

干老师提升说：“鸟儿在这里多待一天，它的危险就增加一分，所以，我虽然希望跟你在一起，可是，为了你，你应该早走啊！爱一个人，不是把它留在身边，而是为了它好，是不是？所以，是树说，而不是小鸟说。这是一对怎样的朋友啊？”

“要好的朋友。”

“是啊，彼此间多么好啊，一个不肯说再见，一个舍不得再见却要说——你走啊！”

琅琅书声再次响起，这时的声音更有感觉了。

追寻

课堂随着大树和小鸟的分别继续往下走着。

“鸟儿说完就飞走了。虽然舍不得，这样的告别是很常见的。但是，事实上

这只是一场简单的离别吗？虽然是一个冬天的离别，可是，在情节上最后成了一场怎样的离别？”

前排一个男孩说这是生死离别，干老师告诉他这个成语是“生离死别”。

“分别的时候心情虽然不舍，但不沉重，本来以为是一场三个月的小别，结果却成了生离死别。小鸟啊小鸟，你怎么想？我们怎么来读这段文字呢？哪个同学能把这段文字的感情读出来？”

春天又来了。原野上，森林里的雪都融化了。鸟儿又回到这里，找她的好朋友树来了。

可是，树不见了，只有树根留在那里。

这个孩子的朗读好极了。

“可是树不见了，只有树根留在那里。一棵这么大的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”干老师用这一句让学生继续读下去——

伐木工人用斧子把他砍倒，拉到山谷里去了。

干老师刺激学生：“那就拉倒吧！小鸟啊，小鸟，你准备怎么做？”

“小鸟们”七嘴八舌，但声音坚定：我不放弃，我要去找大树。

老师问：为什么非要继续寻找呢？

学生答：因为小鸟承诺过要给大树唱歌。

老师一句，学生一句，开始寻找大树的踪迹。

门先生，我的好朋友树在哪儿，您知道吗？

树么，在厂子里给切成细条条儿，做成火柴，运到那边的村子里卖掉了。

“我找过了，算了吧，回去吧？”干老师试图阻挡“小鸟们”的努力，但是孩子们仍然坚持继续找。

老师问：为什么非要继续寻找呢？

学生答：因为小鸟承诺过要给大树唱歌。

小姑娘，请告诉我，你知道火柴在哪儿吗？

火柴已经用光了。可是火柴点燃的火，还在这盏灯里亮着。

鸟儿睁大眼睛，盯着灯火看了一会儿。

接着，她就唱起去年唱过的歌给灯火听。

老师问：为什么非要继续寻找呢？

学生答：因为小鸟承诺过要给大树唱歌。

“请问，如果大树没有说那句话‘明年春天请你回来唱歌给我听’，小鸟会去寻找吗？”干老师追问。

这下学生们的意见不那么统一了，有的很肯定的说一定会，有的很犹豫的说也会。是啊，认知冲突出现了，不同的声音就出来了。所以，当干老师再次追问是也会还是一定会的时候，很多孩子大声且坚定地回答道：一定会。

“那么，它是为了信守诺言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不是因为承诺，那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为了友情。”一连串的追问下，所有的学生再没有犹豫。

干老师小结说：“那一份真诚的友情，那一份爱，因为那份爱我不能忘记，我必须追寻到底，是不是？”

这是对生命和文本的全新领悟，这美好的时刻让孩子们都沉浸其中。

一个孩子的思路跳到了分别时的情景：“我认为当时，如果大树不说这句话，小鸟会一直在陪着他。”

干老师告诉他，我们此刻讨论的是小鸟寻找大树是不是为了信守诺言，大树不说你走，他们分不分开，那说的该是这个故事的另外的可能性了。

命运

“刚才大家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乱砍树木，你认为树被砍下来是能够避免的悲剧吗？”

很多人都说能避免，于是干老师举了《鹬蚌相争》鹬和蚌能相互说话，以及我们能不能用天文学的角度理解小王子的那个星球在哪里为例，让学生明白：这是童话文体，树和小鸟其实只是人的象征。

干老师继续用了生活中的例子来帮助学生理解：“如果是人，我们的一个朋友，不幸遭遇了车祸，或者不幸的得了绝症，去世了，这是一定能避免的吗？”

这一点孩子们都很清楚是不能的。

“这些事情未必能避免，不能避免的，我们叫做什么？”有的孩子说是人生，干老师换了一个更贴切的词“命运”。

“这是命运，我们不是要去改变命运，我们是要在命运面前——我们怎样做？命运让大树离去了，可是作为小鸟它要做什么？”

“寻找。”

“大树的命运小鸟改变不了，但是小鸟的心意——”

“命运改变不了。”一个孩子脱口而出。

“太妙了，这话太妙了，命运改变不了。你们说出这话太好了！”学生此刻与干老师心意相通，师生间碰撞出多么美妙的语言：大树的命运小鸟改变不了，但是小鸟的心意命运改变不了。

于是，老师的语言也被感染了：“钟子期的死亡，伯牙主宰不了，可是我弹不弹琴，命运主宰不了。”

前面的火花让干老师兴奋不已，对孩子们大加称赞：“天地小学的同学，你们真的担得起天地（这两个字）。命运主宰不了我们的选择，你只能主宰我的命运，太妙了！”

选择

“既然命运主宰不了我们的选择，那么，在大树离去之后，小鸟该如何选择呢？”干老师顺势而问。

“小鸟一直等到灯火熄灭之后，再回到森林里，找一个和以前的树差不多样子的树安家。”最前排一个女孩怯怯但真诚地说。

她的声音未落，她后面一排的一个男生马上激动地说“我反对”！

“你能命运主宰她的选择吗？”干老师机智的追问让所有人都会心地笑了，“你说‘我的选择和你不一样’，‘我反对你的选择’，这两句话有什么差别？”

“一个是说不一样的意见，一个是说反对她的意见。”

“如果你不同于她的选择，你自己怎么说？”

“我的意见是，小鸟唱完一首歌后就直接飞走了，那是因为小鸟不想再看到大树了。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你飞走了之后怎么办？”干老师追问。

“飞走了之后，就是自己在森林里转呀转呀，转到……”

“转到像他一样，再找到一棵新的大树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或者说我再也不找大树了，或者是找到大树，再也不唱歌了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不是，还是唱歌，还是找大树？不找了？不唱了？”

这个男生被干老师问得难以选择，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做出选择确实很难。

“到底怎么了，你会怎么选择？”干老师随机问了另外的学生。

“伯牙再也不弹琴了，那小鸟可能再也不唱歌了。”接过话头的这个男孩子根据伯牙的选择来推测小鸟的选择，但是，干老师认为这样的表达还不够贴己，继续问道：“不是谁可能，而是你想——‘我想’，‘我想怎么样’？”

“我想我再也不唱歌了。”这个孩子说完这句话后，很落寞地坐在位置上，这个选择让他觉得很难过。

干老师评价：“这么珍贵的，又多么沉重的友谊啊！”

那么哪一种选择是对的呢？孩子们的选择五花八门，课堂上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，什么选择都有。干老师提醒孩子们：

我们能主宰别人的选择吗？

我们能说别人的选择就是错的吗？

哪一种选择是唯一正确的呢？

在一番互动后，干老师告诉同学们：“这不是错与对，你的选择你担当，你怎样的担当将迎来怎样的尊敬与爱意。也许大树没了以后，我们像伯牙一样——”

依据课件，孩子们高声读出了伯牙的选择：

子期死，伯牙谓世再无知音。乃破琴绝弦，终身不复鼓。

“多么绝决，多么美好，多么崇高，多么伟大！”干老师的声音里带着对伯牙和子期的赞美。

“但是，《小王子》是怎样说的呢？”师生们再次合作，读出了小王子的选

择：

小王子：我应该动身了。

狐狸：啊！我会哭的。

小王子：这是你的错。我不想伤害你的，是你要我驯养你的。原来驯养，就是这样的啊。可你却要哭了。

狐狸：是的。

小王子：那么你从驯养中什么也没有得到啊。

狐狸：我得到了，我拥有了麦子的颜色。因为我不吃面包，所以麦子对我来说毫无用处，我对麦田毫无感觉……但因为你的头发是金黄色的，所以，金黄色的麦子会让我想起你。甚至，我会喜欢那风吹麦浪的声音……

“它是不是再也不唱歌了？不是的，狐狸的选择是因为你我将爱一切的金黄。多么美好的选择啊！”干老师的声音中带着对小王子的羡慕。

课件里列出了小鸟可能的几种选择：

也许，你会从此再也不唱歌，像伯牙一样，若世无知音，就破琴绝弦……

也许，你会把这份记忆埋在心底，又找了一棵树，相互驯养……

也许，你会把你给大树唱过的歌，唱到每一座森林，唱给每一棵你遇到的树……

干老师小结说：没有什么选择一定是对的，或一定是错的，只是自己作的选择，需要自己来承担。

猜测

似乎已接近尾声，但干老师还在带着学生继续思考：“如果你是大树，你死前遇到了一个人，想给小鸟留几句话，你会怎么说？你希望它怎么做呢？不是你的意见，而是大树的心意，按照书中大树的逻辑来说。”

“小鸟，再见了，我再也见不到你了，希望你好好过每一天。”

“怎么个好好过？”干老师一定要让学生说个明白，“你不要唱歌？也不要找别的大树？记得我哦！”

哈哈，孩子们都笑了，这貌似不是大树的逻辑。

“你再找一棵大树，像我以前一样，给它唱歌。”这个女生从大树的逻辑给出了一个答案。

“你怎么知道它会这么说，这么做？”干老师肯定了这个答案，接着说下去，“因为前面是大树让小鸟走的，它的性格，它的人格就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会那样说，是按照文章的逻辑来说。”

大屏幕上也随机出示了这样的话语：

也许，

一个好友（爱人）会说：

请记住，你是自由的；

爱你，就是希望你自由。

去年

干老师又问学生：“《去年的树》这个题目好吗？”

很多人都说好。

干老师追问：“你觉得好在哪里？‘去年’意味着什么？”

很多学生说是过去了。干老师告诉学生：“去年”意味的不是时间上的去年，而是这棵树已经永远地消失在“过去”。

此时，轻柔的音乐响了起来，一张张有着《去年的树》原文的幻灯片就这样重新播放着，小鸟和大树的故事也一点一滴地回放在每个人的心里。

干老师说，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忧伤了，最后的朗读就不进行了，再读有可能就要流泪了。

课文重播完毕，干老师问：“谁曾是你‘去年的树’？谁会是你‘去年的树’？哦，这个问题太沉重了，因为‘去年的树’意味着什么？对，是永远地不存在了。那谁是你的大树，谁是你的小鸟？”

孩子们沉默，面对这个问题他们一时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谁是你的大树啥意思？”干老师提高了声音。

“朋友。”孩子们齐声答道。

“朋友还不够，换一个词？”

“知音。”

“知音对。就是听得懂你歌声的树，听得懂你歌声的那个人，就是你的大树。那谁是你的小鸟？”

有人说是给我唱歌的，有人说是给你唱歌的，干老师告诉大家：把他的美好呈现给你，让你感觉到世间是美好的那个人，就是你的小鸟。

课本该在此刻圆满结束了。可是，并没有。

致敬

这时，干老师告诉大家他选择上《去年的树》的真实原因：“我有一个小小的私心，因为我曾有一棵‘去年的树’。对我而言，年纪大了，难免在生命当中会有些‘去年的树’。你们愿意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生命中的去年的树吗？”孩子们都表示愿意。

大屏幕上出示了干老师和与他的朋友们十多年前的一张旧合影，那时的干老师还是短头发，不像现在一头长发，但有孩子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干老师。然后，干老师告诉孩子们，他要讲的“去年的树”就是他右边的这位李玉龙老师，他在不久前刚刚不幸因病去世。

干老师告诉孩子们，李玉龙老师不仅是他的“去年的树”，还是就在现场的

王小庆老师的去年的树，并出示了王小庆老师所写的悼念李老师的文章片段。

接下来是老纪、刘琴、史金霞、张安仁、唐双飞、李勇、闫学、魏智渊、温州教育同仁、朱寅年、吴文冰、魏勇、夏昆、阿峭等人的纪念文章片段，伴随文字，李玉龙老师的照片也一张张翻过去。

当干老师读完自己写的纪念李玉龙老师的节选文字后，他告诉孩子们：“我们总会离开这个世界，你愿不愿意成为唱歌给别人听的小鸟？”

孩子们用他们坚定的眼神告诉老师他们愿意。

“李玉龙老师他是我的小鸟，他唱歌给我听；他是我的大树，因为我唱的歌他能懂。可是他并不是我独一无二的好朋友啊？他应该对我是独一无二的啊？他是那么多人的好朋友，他结交了那么多的好朋友，那么，我又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”

一个孩子用响亮的声音说到：“因为他在你生命中是独一无二的。”

就这个小男孩刚才曾把“伯牙”读成“牙伯”，而此时的回答让所有在场的老师为之动容！

悠扬的音乐声再次响起，干老师说：“对啊，独一无二不是独自占有。我们的小学生涯有一次还是两次？”

当然是只有一次，孩子们齐声回答。

“那么，在你的小学阶段对你来说至关重要的那个人，他在小学阶段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？”

“独一无二。”

“可不可能重复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所以，玉龙兄是我那几年的，那段岁月的，那个地点的，独一无二的——去年的树。谢谢孩子们，你们今天有两句话我记在心里：我们决定不了命运的安排，但是，命运决定不了我们的——”

所有的孩子齐声接下去——选择。

整理后记：

在听课的时候，我只能用一个“好”字来形容自己的感受：课件做得好，问题问得好，课堂节奏好，设计的好，老师本身的素养好……但这只是我表面上看到的“好”，当我一点点整理下去，我的感受越来越多，给我的启发也越来越多。我才发现干老师的每一个问题，每一句话都有很明确的指向性，都在带着学生打破前有，生成新的理解。而两篇互文的反复使用都是非常及时与重要的，都是在学生的思考出现困难的时候适时使用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堂课够深刻也够真实，那些课堂上小声议论的地方、孩子们七嘴八舌的地方正是课堂上最精彩的部分，可惜这些地方我虽然绞尽脑汁，也总是难以用文字重现。

这节课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宝藏，我在寻宝，珍宝在那里闪着光芒，而我却未必能完全识别这珍宝的价值，因为我带着自己的“眼镜”。当时，马玲老师把自己整理出来的第一分钟课堂实录发给我让我参考，我再看了自己整理的一分钟，

发现这种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原来，我的理解也受到了诸多“眼镜”的限制，我能否把这节课做好现象学描述呢？开始时真不知从哪里下手，琢磨着琢磨着又有点感觉了，等到整理好半小时实录之后已经觉得特别轻松了，但是到最后全部整理好之后再修改的时候又发现困难了——我不只要读这节课，还要读自己对这节课的理解，还要客观地审视，警惕自己过多的臆测。到最后截稿的时候，真有点舍不得了，因为每天晚上一边看录像，一边修改稿子，每天都会有点新的启发，真的很幸福。我从来没有这样使用过我的大脑，深深感觉到：干老师的这课堂，值得反复地琢磨，越品越有味道。

这一次的杭州之行，这二十几天的整理时光，必将难忘。

2015 年 12 月 10 日夜定稿